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世界末日之战

[秘鲁]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段玉然 赵振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末日之战

[秘 鲁]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段玉然 赵振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末日之战/(秘)略萨著;赵德明,段玉然,
赵振江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5499-9

I. ①世… II. ①略… ②赵… ③段… ④赵… III.
①长篇小说-秘鲁-现代 IV. ①I7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0993 号

Mario Vargas Llosa

La guerra del fin del mundo

Copyright © Mario Vargas Llosa 198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us
S.A.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久久读书人文化
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594

总策划:黄育海 陈征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曹晴

封面设计:丁威静

世界末日之战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段玉然 赵振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总发行:上海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0.75 字数 477,000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499-9/I·4386 定价:59.00元



MARIO VARGAS LLOSA

LA GUERRA DEL FIN DEL MUNDO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谨将此书献给另一个世界的
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以及仍
在这个世界的内里达·皮农

序

假如没有达·库尼亚的《腹地》在一九七二年向我展示了卡努杜斯之战，展示了一位悲剧人物和一位拉美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那么我绝对写不出这部长篇小说。从电影剧本（本书的胚胎，但从未拍摄）直到八年后写完本书，这部作品让我经历了一次非常丰富多彩又惊心动魄的创作历程，那是在伦敦和纽约的图书馆里，那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和萨尔瓦多州尘封的档案堆里，那是在巴伊亚州和塞尔希培州炎热的腹地之旅中。在我的朋友雷纳托·费拉斯陪同下，我走遍了“劝世者”曾经布道的全部村庄；在那些村子里，我听到居民们热烈讨论关于卡努杜斯事件的意见，好像政府军的炮声依然回响在起义军阵地上空，仿佛世界末日随时会降临在长满枯树和荆棘的荒原上。走在小道上，我们常常遇见狐狸，常常与赤身裸体的人、虔诚的信徒以及吟游中世纪的乡下艺人擦肩而过。一度曾经发生卡努杜斯起义的地方，如今已是一片人工湖；岸边，已经冒出那些激战留下的生锈了的弹壳和炮弹。

我在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许多巴伊亚人伸出了援手；除了雷纳托之外，不能不提及的至少还有三位：他们是安东尼奥·塞莱斯蒂诺、何塞·德·卡拉桑斯和霍尔赫·阿玛多。

一九七七年我开始动笔，地点在英国剑桥丘吉尔学院。一九八〇年底完稿，地点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历史悠久的湖畔——威尔逊中心——四周有猎鹰盘旋；林肯曾经在中心的阳台上面对参加了马纳萨斯战役的联军士兵发表演说。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二〇〇〇年六月于伦敦

敌基督来到人间
统治巴西，
好在这里有“劝世者”
把我们解放出来。

企鹅经典丛书书目

第一辑

- | | |
|----------|-----------|
| 长夜行 | 【法】塞利纳 |
| 大都会 | 【美】唐·德里罗 |
| 纪伯伦经典散文诗 | 【黎巴嫩】纪伯伦 |
| 磨坊文札 | 【法】都德 |
| 去吧，摩西 | 【美】福克纳 |
| 人间失格 | 【日】太宰治 |
| 苏菲的选择 | 【美】威廉·斯泰隆 |
| 丧钟为谁而鸣 | 【美】海明威 |
| 神曲 | 【意大利】但丁 |
| 人间天堂 | 【美】菲茨杰拉德 |

第二辑

- | | |
|------------|-----------------|
| 我是猫 | 【日】夏目漱石 |
| 看不见的人 | 【美】拉尔夫·艾里森 |
| 流浪的星星 | 【法】勒克莱奇奥 |
| 微物之神 | 【印度】阿兰达蒂·洛伊 |
| 漂亮冤家 | 【美】菲茨杰拉德 |
| 玻璃球游戏 | 【德】赫尔曼·黑塞 |
| 绿房子 |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
| 炼金术士及其他鬼故事 | 【英】蒙塔古·罗兹·詹姆斯 |
| 老虎！老虎！ | 【英】吉卜林 |
| 小王子 | 【法】圣埃克絮佩里 |

第三辑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死屋手记

双城记

洪堡的礼物

局外人

一九八四

世界末日之战

圣殿

魔山

暗店街

【俄】契诃夫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英】狄更斯

【美】索尔·贝娄

【法】加缪

【英】乔治·奥威尔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美】福克纳

【德】托马斯·曼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目 录

第一部	I
-----	---

第二部	139
-----	-----

第三部	155
-----	-----

第四部	399
-----	-----

宗教与小说	阿尼瓦尔·冈萨雷斯
-------	-----------

第一部

第一章

他身材高大，但十分瘦削，似乎让人看到的只是他的侧面；他肤色黝黑，虽然瘦骨嶙峋，双眼里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花。他脚踏牧师们穿的麻鞋，身着深蓝色的长袍，这一切令人想起那些在腹地走街串巷，给儿童洗礼，为已同居的情侣主持结婚仪式的教士们。很难猜出他的年龄、出身与来历，但是在他那平静的面庞上，在他那俭朴的生活习惯上，在他那冷漠、严峻的神情里，总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人们，即使他没有说出劝诫的话。

起初他是独自一人，总是突然来到，徒步行走，一路风尘，每隔三五个月出现一次。他那细长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晨曦或黄昏中，总是匆匆走过村里唯一的长街，脚步有些急促。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在响着铃铛的山羊、狗群和为他让路但好奇地注视着他的孩子们中间走着，并不回答那些认识他并且敬重他的妇女们的问候，也不理睬赶忙给他送来羊奶、面条和菜豆的女人。在走到村里的教堂之前，在反反复复、仔仔细细查明核实它的确房梁断裂、油漆剥落、钟塔破损、墙壁洞穿、地砖凸起、祭坛生虫之前，他是既不吃也不喝的。一片悲伤的阴云笼罩了他的脸庞，他难过得像逃荒的人一样。干旱夺走了他们的儿女、牲畜和家产，现在只好离乡背井，抛下亲人的尸骨去逃荒，逃荒，而不晓得究竟奔向何方。他往往伤心地哭起来；在泪眼中，那燃烧的火花越发可怕地闪烁着。他随即祷告起来，可祈祷的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善男信女。他匍匐在地，或在石头上，或在破瓷砖上，面朝着祭坛的方向，或者祭坛曾经可能待过的方向，时而默祷，时而高诵，一两个小时地趴在那里；居

民们在一旁观看着，脸上露出敬佩的神情。他祈祷圣灵、圣父和万福玛利亚，以及一些别人从未听过，但是后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也就死记硬背下来的祷词。“教堂的牧师在什么地方？”时常可以听到他这样发问，“这里为什么不给羊群安排一个牧人？”村子里没有牧师和上帝的住所受到破坏，二者都使他万分难过。

只是在乞求善心的耶稣饶恕人们把他的住所弄成这副模样之后，他才肯接受少量的饮食，有时仅仅做做样子，尽管在饥谨之年，村民们还是极力端出有限之物。他肯睡在屋檐下，或者腹地居民为他安排的住室，很少有人看到他睡在吊床、木床或者房东为他铺设的褥垫上。他席地而卧，连毯子也不要，乌黑蓬乱的脑袋枕在臂肘上，略睡上几小时而已。他睡得很少，总是最后一个躺下，而第二天起得最早的牧人看见他时，他已经在修补教堂的墙壁或者屋顶了。

他讲道的时间是在黄昏之时，这时男人们已从田地里归来，女人们也做完了家务，孩子们都上床睡了。他讲道的地点就在每个腹地村庄都有的村中空场和十字街头。那里没有树木，只有遍地碎石，要不是天灾人祸加上人们懒惰的话，那里本可以建有花园、凉亭和长椅，从而可以称作是街头广场了。他开讲的时间是在夜幕降临之前、群星尚未闪烁的时候，那时巴西北部天空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晚霞，仿佛在那无限的苍穹之上正在燃放大量的礼花。他开讲的时间正是人们点燃篝火以便驱赶蚊虫和烧烤食物的时候，那时凉风开始吹来，令人窒息的热气开始下降，这使得人们的心绪较为好些，否则更难以忍受疾病、饥饿和生活中的种种痛苦。

他讲述一些简单而重要的事，对于围在他身旁的人群，并不特别注视某人，或更确切地说，那火热的目光绕过一圈男女老少的头顶，注视着只有他才能看到的某物或某人。他讲的那些事人们是明白的，因为早在那遥远的、刚学会吃奶的儿时，他们就已经朦胧地知道了。他讲的那些事是当前存在的，可以感知的，每日发生的，无法回避的，比如像世界的末日和最后的审判，也许在村民尚未修复倾斜的教堂之前就已经发

生了。当慈悲的耶稣看到他的住所被人们弄得如此零落不堪，那会发生什么呢？对于那些不仅不帮助穷人，反而为了教会的开销将穷人的腰包搜刮一空的神甫们，又该如何制裁呢？上帝的话难道是可以出卖的吗？上帝的话难道不应该恩赐给穷人吗？那些曾经发誓终身操守的神甫竟然与人通奸，他们在基督面前将如何申辩呢？当着那位洞察人们的思想如同猎手识破虎豹足迹的人面前，难道能够撒谎吗？他讲的事是实际的，每日发生的，众所周知的，比如像死亡，如果心灵纯洁地去死，仿佛去过节日一样，那么死亡带来的就是幸福。难道他们是衣冠禽兽吗？如若不是，就应该穿戴起他们最好的服装，踏过生死之门，向遇到的基督鞠躬致意。他讲到天堂，也讲到地狱——那魔鬼的住所里充满了火与蛇，还讲到魔鬼怎样千方百计地装出一副无害的面孔。

腹地的放牛汉和雇工们静静地听他讲着，心里充满了好奇、恐惧和激动；沿海的奴隶和甘蔗园里获得自由的奴隶，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也是如此。有时某个人为澄清一个问题——但是这种情况极少，因为他那严肃的神情、低沉的声音、满腹的经纶把大家给吓住了——打断了他的话：这个世纪能够结束吗？世界能进入二十世纪吗？他看也不看，摆出一副沉着自信的样子，往往是高深莫测的样子，回答说：到一九〇〇年，大地的光将熄灭，群星将陨落；但是在这之前将会发生罕见的事情。他讲完以后便是一片肃静，只听见篝火噼啪作响和蚊虫被火焰吞噬的吱吱声；村民则屏住呼吸，绞尽脑汁去苦思那未来的世界。一八九六年，会有成千上万的畜群从沿海向腹地移动；大海将变成洼地，洼地将变成大海。一八九七年，沙漠将被牧草所覆盖，牧人与畜群将混成一体，以后就只有一群羔羊和一位牧人。一八九八年，帽子增加，头颅减少。一八九九年，河水将变成红色；一颗新星将运行在天空。

因此，应该有所准备。应该修复教堂和墓地，后者是仅次于基督住所的重要建筑，因为它是进入天堂或地狱的前厅。其余的时间就该用到最关键的地方去：心灵里。难道男人或女人还要穿戴慈悲的耶稣从未穿